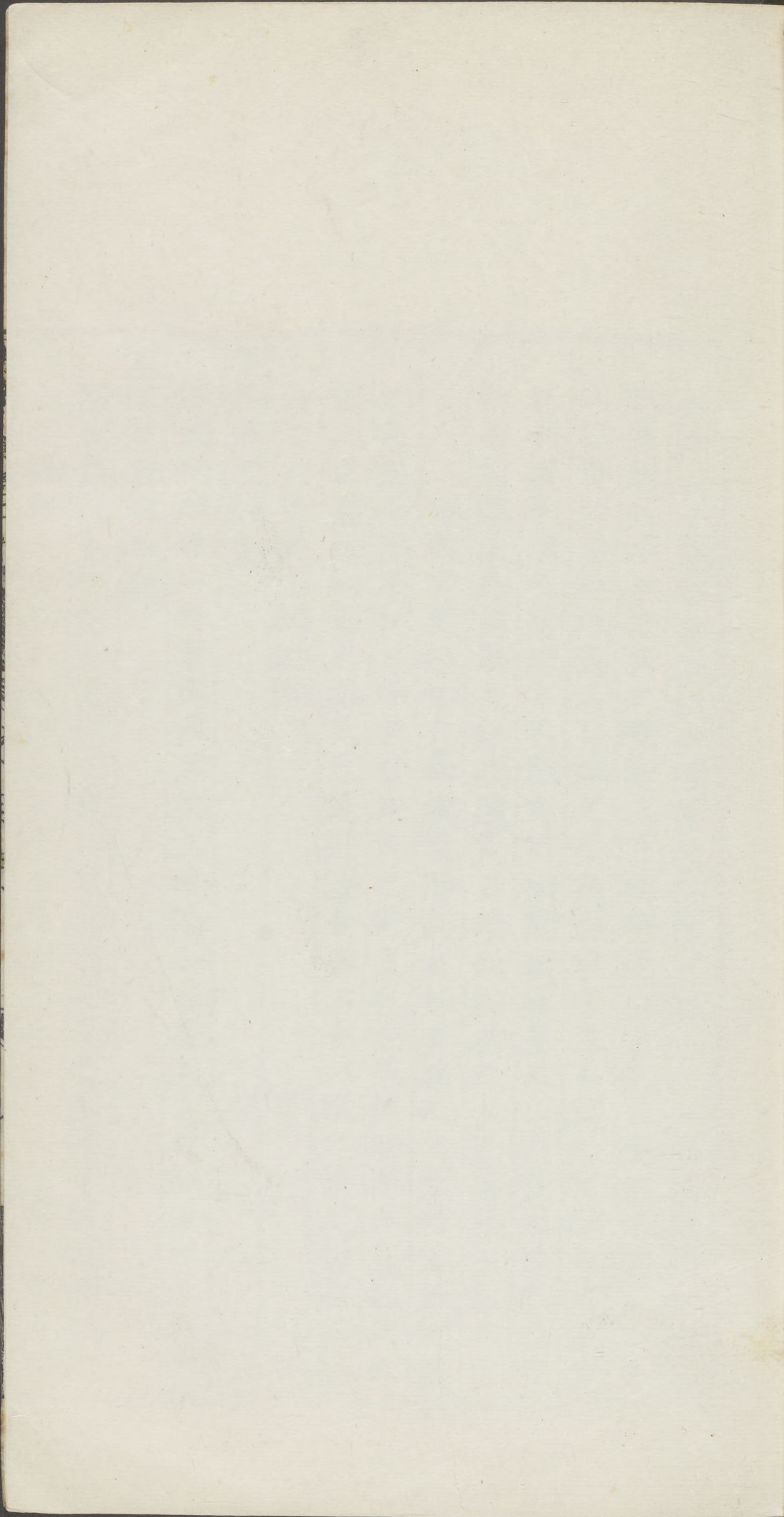


79297/0446

6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則雖或分毫平分檢放尚聞昔米稅發已無所入而商請經商制錢者
 版曹總所備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通海下吏無所措其手足
 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引答之官雖知其然然
 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伺間額猶不以此及數則遂不過將
 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遠員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
 下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其有知其事之本原者不知州縣
 之煎熬為甚奈何日而火符斯民之歎息然然奈何時而少息也伏望
 聖大巨圖所以常用裕民之道討論合與不合之類比較之利害而履
 行之以幸天下

軍機處

一、時軍機處所立後遂不置其之官制立其

陳年伯

一、陳年伯所立後遂不置其之官制立其

一、陳年伯所立後遂不置其之官制立其



則雖或災傷平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
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
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
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伺間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
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
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不知州縣
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然果何時而少息也伏望
認大臣圖所以節用裕民之道討論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
行之以幸天下

孝宗朝延
和奏劄

軍興權宜創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經總制錢因一時軍興權宜所立後遂不罷要之當時立法亦未盡善
陳亨伯韓球所創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
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

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
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畧法行民間印典賣契
多故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之額至次年則其額大虧乃令州縣添
補解發自今州縣大困文

非經賦常入之錢

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
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
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文公與鍾戶部論縣賦

總制錢書

無藝無名之制

官得其一使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奸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縣責官
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
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
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

者取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同

稅賦

貢助徹什一之制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
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餘八家各
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
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
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
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其輕於十一矣
切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什一也孟子集注

九一什一之法

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

恤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同
布粟力役之征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
也同

戰國非先王之法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
市宅之民已賦其釐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同
魯稅畝非周制之舊

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受大抵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
而取二矣注語

祖宗破分之法

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管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皆可即行
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此小施欠亦
得失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
之令典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州縣催督之擾

徒使版曹經費閱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發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
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而最之法以
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
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
惟務催取財什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
科罰月以之屬尚未論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諸路科罰之弊

切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
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

考索別集卷二十一
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頗
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
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孝宗朝延和
奏劄。文公

賦外加耗之供

切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
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移俱因
寧宗朝行宮便
發奏劄。文公

賦重民勞之苦

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
其賦稅偏重此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
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
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木穀以苟自
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
出郊而四望則荒曠敗墜在處有之孝宗朝庚子
封事。文公

政煩賦重之害

斂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
得之理若不蚤救必深為害孝宗朝戊甲
封事。文公

稅重如於瞻軍

夫有田則有租為自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太
重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
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寬
緩而減免也孝宗朝庚子
封事。文公

省賦在於治軍

臣聞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
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
而已矣同上

租庸調起於隋唐以前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物方做得如漢衰魏代
只是漢舊底物事晉魏以至六朝亦只遙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

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价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公文

祖宗催科之法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纔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上同分便住自曾丞相懷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白納絹錢之弊

福建賦稅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橫歛六數民不聊生秋稅苗產有定色猶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死官先支得六百錢後來變而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浙西越郡都越不好上同

賦稅供用之費

賦謂計口發財大字係功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衙虞之入也賦供車

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

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井田類說

朝廷督責之過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飭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滉李斯慘刻無恩誣謬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聞也中書狀

官司科敷之擾

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奸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所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耻拱手切嘆而已經界申

豪強詭冒之弊

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

租困苦狼俱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
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文公與丞
咸免丁錢之說

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
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
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空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
民而上可以不失其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張敬夫
追呼重納之患

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
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
即印鈔印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
勘斷鹽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與稅戶條
文公

商稅

欲免米商之稅

乞詔有司諸被實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關米
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
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
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孝宗朝奏
文公

征商自龍斷始

孟子釋龍斷之說謂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人惡其專利故就
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注孟子

客旅不宜重困

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
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文公
移用錢稅劄

權酷

古人禁人聚飲

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遜庶遜

酒課坊場之弊

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櫟三曰拍戶四曰萬戶抱額臣
切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
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
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櫟
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櫟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
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桎梏抑勒補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
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廢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
籍此而桎梏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櫟唯萬戶抱額最為束便然須
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
居村居之異一槩均出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放民戶舍城
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置私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
則又病矣同上

權鹽

要在根索弊源

切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
根索弊源別行措置切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孝宗朝新東
奏狀。文公

販載私鹽之弊

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
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
或用大船搬載處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同上

鹽鋪抑買之弊

民間公食私鹽客入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
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郡
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民邑抑令就買出入暗昧
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同上

令民納錢之法

考索別集卷二十一

切見福建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上

公私兩便之計

吏須博蓋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倖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文公書

官民兩利之策

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吏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

文公與王詹書

罷海倉以通客販

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較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買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鹽之然

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亭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文公書

和買

祖宗預買之法

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納納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私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為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納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料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孝宗朝浙東奏狀

紹興和買之患

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切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除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同

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始興鹽筴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行禁權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弘羊反覆論難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廢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人戶敷納之苦

切見浙東路和買納萬數浩瀚舊例人戶均敷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欲望特降指揮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孝宗朝延和奏劄。文公

人力供輸之勞

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日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

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他

觀其氣象如腐草浮首無有根蒂愁嘆亡聊深可憐憫孝宗朝新東奏狀。文公

子戶詭名之奸

惟是子戶詭名之奸頗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心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功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凶洵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上同

區處詭戶之策

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紐則縱舍游未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料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上同

戒歲額敷貫頭之說

緣和買之重奸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

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力一分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同

先減請本之額

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以欲移而實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浙東奏狀文公

分等均敷之說

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乃是頗增若使頗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答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上同

除放下戶丁錢

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中所謂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罪除之間亦足以相補矣同

畝頭物力之說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得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得財者皆在其中文公小帖

和糶

嚴州縣過糶之禁

今體訪浙西州軍極為豐稔去處與紹興水路相通切慮逐州縣不體隣路以傷之禁故行過糶及客人應募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錢勝賈醋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賑恤之恩欲望朝廷行過糶條法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搬運免致艱阻二路饑民得沾實惠文公申

通商販以濟民食

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負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住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有所質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無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客入憚於與販欲望特降睿旨詔有司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

孝宗朝浙東奏狀文公

貴有和平之意

人心所在和則樂與官為市不和則彼此角立也和則樂與官相集不和則上下交勝也彼富家臣室之儲綬削不為不甚又迫之以榜牒扼之以刑憲旦夕吏來其家而呼曰命官督爾糶指爾廩譁然而駭者鷄犬不能寧焉彼雖有非平之藏倉庫之積其肯樂糶於官府之督趣哉

糶曰和糶所貴有和平之意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遼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兵門

兵車

古者兵車之制

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

詩集傳

兵車士卒之數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

車士步卒之數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九百人
也同

章軍輕車之制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重之車
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
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公文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
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
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
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上

不可專泥古法

看來許多陣法脫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按古兵法
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口如地圖則
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公文

孫吳說有本原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
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公文

武侯八陣皆有用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
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
法每軍皆有用虜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
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公文

武侯善於用兵

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

沃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緩急視敵趨向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鄙鄙之制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四鄙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

則發此鄙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者所以不同

古者內外相維

今州都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七即伍也五比為閭七即兩也四閭為族七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七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鄉遂丘甸之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丘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軍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

公文

保伍

當嚴戒令糾禁之法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居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禁保甲增

先王比閭之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成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者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公文

小大相維之意

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編置隅官懸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公文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

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固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七十為通通十為成七方十里成十為衆班志並終字衆十為同七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七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七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七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

府衛兵

漢時皆用子弟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府兵立而兵農分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

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同上

府衛廢而長征始

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

後方有長征兵同上

皇城以武臣官者

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今八相親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

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今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殺

前都指揮之兵也同上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

如今許多官屬同上

唐宋朝主兵之官

唐制節度使觀察使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其州

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

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

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其間

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

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

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

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

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

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

七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

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

且刻剝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便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

可貴之郡守也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備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上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部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宮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行密院

字日宣尚書
省曰劄子

諸州禁軍之法廢

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

如潭州綠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

近時三衙權重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宋温由宣武節度使募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管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特駁帥之權猶輕見從官皆不接坐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皆天異矣公文

當正養兵之源

宋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管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仗職一兩日耳公文

禁軍支遣之費

添招禁軍二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

省春冬衣綸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
委是數目浩大即無合撥窠各可以支遣文公

填刺軍中子弟

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
諸軍子弟填刺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
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
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

招刺在守將得人

州郡逆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弓以滋其實鬻之奸而空耕衣
糧重傷民力又末論也王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
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上

州縣兵

飛虎軍當屬帥司

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病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

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管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徭帖
息一路賴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行指揮撥隸州軍司既而又有
指揮撥隸荆鄂副都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
權並在襄陽切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事隸本路帥司
本路別無頭段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
前行後快疾察探精審事權所屬既以專一種種利便文公

弓級與寨兵相表裏

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
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上軍表裏防
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都昌增置精察
利害劄子。文公

嚴寨兵而增弓手

只勤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鞦足一百
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繫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統相承

各分素定易為狗轄此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

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內之兵人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番兵也雖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之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阿防者皆兵也典淮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瘦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虞周不以兵為諱

治世雖未嘗又戰亦未嘗忘戰也舜當至治之時固不可鼓琴而誅南風之詩矣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又以為教養之述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固可以建橐而奏戰戈之頌矣然司馬所掌於春秋夏則有振旅菱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亦未聞其以兵為諱也

春秋不言敗不言戰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能敵不能抗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古之兵雖敗而不可多殺

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編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戶百萬血流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氏各推其家之北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書生議兵自荀卿始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一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由求之間皆深閉固拒不假辭色非沮之也詭之也卿譚之何容易耶末世乃以

長嘯却虜圖甚破敵揮扇請擊塵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橫槊賦詩視
聖人所甚謹邈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
雲文之陞莫不捨解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苟卿為之罪
人也山

漢兵制亦近古

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
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
漢始噫誠然耶非邪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
知不知有漢效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
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
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馬章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

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罔檻二豎
也孝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

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

漢武用兵之禍

漢武帝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寶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兵太子生
自是師行五十餘師兵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
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然始燦

武帝征伐之數

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
間遣將軍者三漢史發揮

武帝用兵之失

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為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造陽地以與
胡則不計也元狩四年斬虜八九萬則以為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
不計也

武帝肅代用兵

肅代用兵非武帝比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臺

之詔總下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貽禍之後藩鎮不掉
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此步豈容少却哉

唐末兵強

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
息以為輕重平盧閩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
有旌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陳援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
有留後之除則恩威喪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芟削舉
劾輒重得罪禁軍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
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捐節
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
兵強固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
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善御將

太祖定天下亦有瓜牙之將熊羆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焉王審琦之
屬是也以今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然
從容於杯酒之間而盡泄其肺腑之論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
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高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
太祖談笑言之真用兵之明驗也

聖人重於用兵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
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
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
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
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
不出乎此也

去浮冗則民力寬

考索別錄卷之二

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而固國者常慮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切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賞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邊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幾其可寬也

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將非人則怨憤

今將率皆廝役凡流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希望誅求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將得人則奮厲

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任則上下相安緩急何恃同

將帥貪而士卒貧

陛下傑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布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譏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

戊申封事。文公

將權濫而軍政壞

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闕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孝宗朝延和奏劄。文公

必累子弟之暗曉者

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

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

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法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

用財養兵之費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以歲計

財用費於養兵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前未有池楊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廩兵同

范公招募刑法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其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

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上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上

聖人文武並用

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嘗曰我戰則克而拊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申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藝圃折衷

弓矢當習於無事

曲道險阨則劔者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殉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射記文公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夷狄門

歷代御夷狄

歷代待夷狄皆非上策

夷狄荐食邊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趙築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逮漢而下種類滋蕃和之以親而不庭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強臣以是發憤王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授干盾四海將服而中原隨弊英主所以疚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損費光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貪晁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獷班固述懷禦而不

議其強侯應討也成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羗胡猾亂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鏑謀者鮮而聞者衆偏議多而勝筭寡其間羈禦之制無復可從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秦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校社之詩以紂德方暴戎狄乘間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獲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冒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亦又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橫身要治夷狄蓋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王伐夷狄而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業正

堯舜御夷狄

堯舜得名義與權故不患夷狄

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衰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之有玁狁狄人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既狹又無利矣危矣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同上

周御夷狄

穀尤以周為得中策劉勰以周為得上策

周之盛時列荒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葵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勰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謂先王之夷狄投諸荒裔本以禽獸畜之也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經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

宣王之不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備政刑嚴武備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

則乎宋論
周漢御夷狄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方周人開國之初太王有狄人之患內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此至成王東夷又叛然其德化之流行四方之夷狄無思不服越裳氏累數譯而來蓋方其始立國之初以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警戒脩德銷兵馴致積漸以至責躬省已無分毫欠缺處當其天下太平乃是人主德化已到四夷出力以抗者終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應其誠不已故當太平之盛雖無俟乎遠夷之向化要荒之慕義然必於夷狄臣服然後太平可得而驗漢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此方勁兵強弩出入無常漢人累世不得解甲自漢而言文景號為有德

之君然匈奴侵寇不常文帝德既不足以攘之武又不足以勝之方其攘臂拊髀雖欲求勝而不可及其納幣結昏則又請和而不遂富庶之後夷狄叛服不常之餘窮兵薄討師徒死傷者無數終以不服雖然漢之事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殊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遠絕矣

春秋御夷狄

會戎為非追戎亦非

夷狄之於中國猶陰之有陽猶君子之有小人也天之道豈以陽而廢陰人之道豈以君子而廢小人哉特使之各安其所而不能為吾之病斯足矣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譏其戎不可會而戎之會也又書云追戎於濟由益譏其遇侵而無備逮去而後追也

宋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

臣謹按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人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

崇柵而外施陷穿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墉而內固高鑄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為不廣人民不為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不慮戎狄之為患慢而不知其來其知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於禦戎狄之術不已踈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鄭範易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讐

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國民力者而少戎之詩聖人取焉蓋西戎於秦有不共戴天之由往者秦仲之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吾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君子義之况西戎嘗伐周實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因有君父之由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甘心焉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夫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載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漢御夷狄

武帝開西域西域不能為漢利光武絕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

漢自武帝開西域以圖匈奴光武開王關以謝西域喜功名之士多言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絕西域相通之道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制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虛中國以事夷狄民力彫弊自光武絕西域而海內亦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夫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茲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曷嘗藉西域之助哉甘露黃龍之間千里賓服此亦直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絕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又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絕之事豈遽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墩煌之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

孝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庶之餘帝治平之後不務備德而快意於匈奴其總兵者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將提軍九十有七烏乎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繼以聚斂權酷愁噫無聊當此之時海內騷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蓋以文景之德在之未泯人才之用於茲為多故爾師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譬如日之有月陽之有陰更盛而迭衰故其所以待之之道如何耳自昔中興之君未嘗不服夷狄而可以安中國者亦未嘗不治中國而可以兼夷狄者也且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呂后臨朝而有嫚罵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窮天下之力暴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漢之

辱甚矣宣帝本始之中一遣五將軍以擊之神爵之中又遣克國以屯田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悚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涓上之朝光前絕後三代以來絕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耻而信中國威矣昔商高宗之興有鬼方三年之伐宣王之興亦脩政事以攘夷狄是三君者亦商周中興之君也而史臣以宣帝比之其以此歟愚故曰宣帝之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也唐子

漢宣帝非專於兼夷狄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虛內務外以治夷狄為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爾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於匈奴李陵終不免於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

甚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與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革苛政為愷悌，易暴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天然後聲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於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上同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鄧賀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脩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禁鷙不賓，非祖宗之治常若

宣帝也。時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強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所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必有。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非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於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呂東萊

夷狄之強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

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某年某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於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以夷狄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夷狄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夷狄也。明矣。寧遠

晉宋御夷狄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妄挑強胡，我朝無先立之規，謨常墮窮計。

謝元肥水之後，亘溫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唯其當時為國者，靳靳自保，初無長策。遠筭故旋勝，輒敗隨得，隨失。若宋文

帝元嘉中屢嘗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王
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謡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是時魏
太武南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夫何元謨退駭魏師直至
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宋之君臣搏手無策緣江置砮魏人凡破南兖徐
梁豫青冀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橫挑強魏之所置也
今此虜之強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彼其雖以權詐立國大抵先立其一
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虜人常用之至術也而吾中國之所
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存我而乃蹈其術中可乎黃高石止兵事
自晉以後符秦元魏諸戎及石晉之契丹近代之逆亮皆隨起隨滅天意
常福華而禍夷

江左自晉分南北符秦并吞諸燕在夷狄為盛後魏始於東晉紀及齊
梁又為夷狄之最盛然符秦之興止四十四年魏之興雖百有餘年然
自佛狸之盛訖太和之衰僅七十餘年其他諸虜隨起隨滅大畧不過
三四十十年亡高齊宇文周之盛亦不出三十年之近此上天滅虜之常

數符堅魏太武皆以其回山倒海之勢掃國南下而死魏宇文亦以遷
都洛陽而死石晉契丹乘中華之弊迨據洛陽一旦有稱帝之樂至殺
胡林而死近者逆亮遠去巢穴授首江上如出一轍此戎虜將滅不安
其常之明驗也天之於虜豈有不忘之理而虜亦豈有能安中國者乎
霍海進當世急務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

高麗事本微淺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自關繫却在此自秦漢
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蓋諸胡強盛綿跨西北當始皇時天下
新統一常得祕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不復計較國內虛
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
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強併力
除治而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夫固不待論然
要是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

一偶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匈奴
故地突厥得之已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甚
恭執事甚謹摠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
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常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裴矩一言遂成
此禍裴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
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歷萬乘至其
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
秦者在匈奴而煬元威所以亂隋者在高麗兼正則

漢唐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強之時故高祖用兵難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
兵易

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常
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為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為之以此
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
是匈奴始強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強却是
將衰之勢攻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
帝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
便能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乃是中國自西
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大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
天道回轉復還中國突厥所以亡乃天亡也兼正則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征伐夷狄自謂行仁義太宗豈得為仁義之師

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
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證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

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捷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威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為旦暮用兵之名耶上同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

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群臣諸將亦不當以此為意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湯帝為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雖偃武脩文而其按劍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親為此行當時想見在庭之臣亦多不以為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敢發此意故證亦不及言及房元齡以垂死之忠苦口力諫而終不可回

比親到高麗士馬顛蹙衣糧頓竭成敗傷損終不能克既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城之小而不能反當此之時惟言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蓋雖元齡之言亦不敢忘矣上同

唐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道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尊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為癩則癩矣其益不已則死於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癩與癩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為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狃於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太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都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剽賊自擅竟土近在宇下是以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

而計之失也崔駰

唐太宗一勝高麗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特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唯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范用

唐太宗當高麗之強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

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遠處無返何則

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慶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季勦滅之而有餘夫勦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張文

唐太宗原意事戎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子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兵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伐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襄波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李靖

唐太宗引諸戎入朝適以亂華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暑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賈誼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祈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

易為羈制温彦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耕牧魏
證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彦博兼置四都督府
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都即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
人始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斷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庶別內外者孔子美齊威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使殊俗
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
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

江夏王道宗手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馬至浮陽回紇冬遣
使入貢帝大喜詔曰云混元以降殊未前關又為詩序曰雪耻酌百
王東山報千古斷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葵大公
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戒恐其驕也

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
振槁左衽之民解之內附自以為開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執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
之有夜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
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
治內安外而味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脇而自至矣欲附
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
中國之民也赴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欲天地之間無
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
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

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
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俱得無失脩其
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
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
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
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
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
戒而不可慕也上同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
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
策之可論又以從而區處之與奏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
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則策正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別集

